

中国古人特别重视盖棺定论,唐宋以后撰写墓志成风。墓志上全是好话,隐恶扬善,锦上添花,以假乱真,有的甚至与事实南辕北辙,孝子贤孙们看了当然很舒服,祖上有德,自己有光,但对历史真相却完全是一种歪曲与篡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谁作墓志坚持说真话就很容易得罪人,甚至弄出很大的矛盾来,北宋大学家欧阳修至少有几次碰上这样的麻烦。

一次是为老朋友尹师鲁写墓志铭。欧阳修写得相当简明扼要,而且讲究用词分寸,结果死者家属大为不满,最后干脆不用他的文稿,另请人重写一篇。对此,欧阳修专门写了一篇《论尹师鲁墓志》,解释他为什么要那样撰写。尹氏之子希望墓志中写上其父是最早开始写古文的先驱,在反对腐朽碑体文方面有着巨大贡献,应当大力加以歌颂。而欧阳修认为不能这样写,他说:“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余庆、及有宋先达甚多,不敢自师鲁始也。偶偶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也。”欧公强调写墓志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随便拔高。他指出,对尹师鲁的评价已经足够了,不能再高。至于墓志铭写得简短的问题,欧阳修为自己辩护说,死者生前历来提倡“简而有法”的文字,用简洁的文笔为尹师鲁写墓志铭恰恰表达了对死者文风的尊重。

另一次麻烦是为范仲淹写

《神道碑》。范氏是当时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为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作盖棺之论定,难度显然较大,像欧公这样的大才,前后磨了一年多时间才完稿。而范氏家人不但对欧文不满意,反映还很强,擅自作了若干处修改。欧阳修大怒,严正声明那份经别人修改过的墓志“非吾文也!”原稿中有一段被删除,欧公愤怒地问道:“此事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后来又有一位大官去世,其子请欧阳修作墓志

有感于欧阳修写墓志铭

李波

铭,他就不肯动手,希望另请高明,他说自己为此碰到几次麻烦,沉痛地得出一个结论:“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用心常异”,自己的文章“有意于传久”,“恐难满孝子之意”。

“有意于传久”就是对历史负责。了解到欧阳修写墓志铭坚持说真话,不肯说假话这一段历史,更增添了对这位先贤的敬重。

我辈系历史唯物主义者,自延安时代就提倡“实事求是”,但我辈写墓志铭能像欧公一样“秉实办事”吗?随着年龄的增长,墓地去过多次,或送领导,或送同事,

或送长辈,或送亲友,墓志铭看过不少,总体感觉是,文采不多,好话不少,言过其实之词甚多,像这样定论,好像个个都达到了雷锋、焦裕禄同志的境界。有人说“死者为大”,有人说“对死者要宽容,人都死了,多说点好话没关系。”我倒不这样看。人死了,事实没有死,原则没有死,真理没有死,对一个人的评价,即使他离开了人世,也不能搞什么优惠政策、特殊照顾和表彰奖励,因为对死者的评价,关系到活着的人怎么清醒地理智地活下去。正确的要加以肯定,错误的要不加回避,是非分明,这样才能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事业,有益于子孙。鲁迅先生病重时表示,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宽恕,同时他对不应当宽恕的“一个也不宽恕”。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为什么会对死者加以不实求是的评价,有意加以美化 and 拔高?是因为他们有愧于死者,想对死者作评价,我们同样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一些人权重、利高、势大,就对他们竭尽溢美之词,这样做是有违人格尊严的。

当今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一些人的精神素质不但没有同步提升,反而有所下滑,尤其在弄虚作假上,此时此刻,重温一下欧阳修写墓志铭的史实,是有必要的。

寻找一些安慰。这样做其实是于事无补的,唯有在日后总结经验教训,弥补自己的过失,才是人间正道。

其实,不仅仅是为死者墓志铭,就是对活人作评价,我们同样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一些人权重、利高、势大,就对他们竭尽溢美之词,这样做是有违人格尊严的。



花尽亦春

代礼胜

如果说,人死后遗体由土葬改为火葬是殡葬改革的话,那么生前就留下遗嘱,火化后不保留骨灰,让亲人或组织把自己的骨灰撒进大海里的人,就更是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带头进行移风易俗的殡葬改革者了。在笔者有限的知识和记忆里,就有好几位伟人是这么做的,他们分别是:恩格斯、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

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今乌培塔尔市)一个纺织厂主家庭。恩格斯是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卡尔·马克思的挚友。他不仅在经济上为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提供大量无私的帮助,并且在马克思逝世后,还帮助马克思完成了尚未完成的《资本论》等重要著作,因而被誉为“第二提琴手”。此外,恩格斯还是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及作家、哲学家、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

● 绿城杂俎

骨灰撒进大海里的伟人

刘开生

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1895年8月5日,恩格斯被癌症无情地夺去了生命。根据他生前留下的遗嘱,他的葬礼安排得非常简朴。遗体火化后,由他的亲密战友F·列斯纳等人遵照其遗嘱,将他的骨灰撒进英国伊斯特伯恩崖附近的伊斯特恩海湾。这里是恩格斯生前喜爱的地方。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四川广安。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生前他留下遗嘱:逝世后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火化后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入大海。1997年3月2日上午,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及其子女一起,怀着悲痛,含着热泪,将邓小平同志的骨灰和缤纷的花瓣一起,缓缓撒进祖国碧波万顷的大海。以最朴素、最庄严的方式完成了邓小平同志生前的嘱托。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淮安。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自194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逝世。1949年至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长。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在北京逝世。联合国总部破例下半旗志哀。党中央遵照其遗嘱,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安排专人将周恩来同志的骨灰撒进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山东渤海黄河入海口等处,完成了周恩来同志的生前遗愿。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南宁乡。原名绍选,字渭璜。笔名赵启、胡服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同志被错误批判并被迫害致死。1980年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决定,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并恢复一切名誉。早在1956年4月,刘少奇同志就郑重嘱咐夫人王光美:“自己去世后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像恩格斯一样,把骨灰撒进大海里。”根据他的生前遗愿,经党中央批准:1980年5月19日,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陪同王光美及其子女捧着刘少奇的骨灰盒来到青岛,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撒进祖国辽阔的大海。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周恩来同志的夫人邓颖超,她们在逝世前,也都仿照自己的丈夫不保留骨灰的做法,交代遗嘱时嘱托亲属把自己的骨灰撒进祖国的大海里,在大海里与自己的丈夫永生。

碑的来历

陈永坤

古时,人们把立于宫、庙、殿、堂门前的用以识日影及拴马匹的石柱称为碑。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说:“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写阴阳也。”那时的石碑上没有文字,不具有纪念意义。

尔后,在人死入葬时,人们在墓坑竖立石柱——碑,并凿上孔,用以系绳徐徐下棺。这时的碑也不带有纪念意义,只是行葬时使用的一种工具。

随着时间的流逝,立于墓旁的石碑有些未拔掉,并被人刻在上面镌刻上纪念或说明文字,为死者歌功颂德,于是出现了“树碑立传”的作用,也引导出今天的墓碑。

碑在秦代称为刻石,到汉代才称为碑。以后碑被广泛借用。纪念碑、墓志碑、地界碑、里程碑等应有尽有,成为人类历史的各种标志。



郑新民 摄影

● 博古斋

巢,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像在团聚,在祝贺。孩子们高兴地拍着手,嘴里不住地喊着:“我家的燕子回来了。”这时,遍村大树上的各种鸟儿七嘴八舌如聚会似的,飞来飞去,不知是欢迎同类的到来,还是歌唱这故乡美好的春天。

“要想富,多种树”,是父老乡亲们一直坚持的思想。尤其党和政府在山区实行退耕还林好政策,乡亲们年年植树造林,绿化荒山荒坡,并把过去开垦的荒地也栽上了杨树、泡桐树,还把山坡上的可耕地也栽满了树。乡亲们不再与林争地,还让利于林,以保护生态平衡,与自然友好相处,使故乡的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林更深,山川秀美。蜂蝶翩翩起舞,山鸡鸣,野兔蹦跳,松鼠攀枝,给人以新奇,令人陶醉。

路,不再是那羊肠小道,泥泞难行,而是宽长的柏油路;出门不再是靠步行,而是坐公交;运,不再是靠人拉肩挑,而是车辆来回跑;住,不再是那阴暗潮湿石窑洞,而是漂亮的新楼房;吃,不再是那担担往家挑,而是户户自来水;照明,不再是那煤油灯,而是明亮的电灯;穿,不再是那粗布衣,补丁摞补丁,而是时尚,着名牌;文化生活,不再是那几个人围在一起说笑话(讲故事),或夜晚手里摇着高绳火把照路,看场电影,十几夜……

啊!故乡正是更美好的春天吗?

《婚姻症候群》

张爱华

作为妇联任命的“公益律师”,姚遥的任务似乎永远是为在婚姻中历尽不幸的女人争取最大的权利。凡是找她的男人女人,她只有一句话:离吧,不要找任何理由凑合。

但是有那么多人女人,或是受到了家庭暴力,或是见证了丈夫的二奶,或是已经两年没和丈夫说过一句话……但她们对姚遥说的第一句话仍然是:我不想离。这是为什么?在姚遥看来,婚姻一旦失去了爱,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而这份爱,就是责任。但是,一个多年不见的同学,一个心理

咨询师和一个特殊的案件的出现,让姚遥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一向顺风顺水、家庭和和睦睦、担任着贤妻良母的姚遥忽然发现,自己的老公——另一个律师庄重正在做着令她无法忍受的事情。

是给自己起草一份离婚协议?还是按照心理咨询师说的去做?这个时候姚遥突然发现,离婚并不简单,财产可以分配,孩子抚养可以协议,感情的伤害却无法弥补。她想起无数女人说过的话“我不想离”,这四个字的含义,她终于明白了。

叶家福说:“真是说鬼鬼到,刚在说蔡区长,怎么电话就来了?”

蔡波问叶家福是谁在背后连夜表扬蔡区长了?是不是说了很多好话?

叶家福说:“没有好话,都是坏话。”

蔡波笑,说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好?自己人搞自己人!

叶家福说:“我这里有几个领导在旁听,蔡区长别急着拉帮结派。”

蔡波让叶家福代他向各位领导问好。现在他在车上,正在赶往机关大院。上午叶副书记打电话找他,他直到现在才从百忙中抽开身子,专程来听各位领导表扬。

放下电话后叶家福问:“咱们一块跟他谈吧?”

两位都摇头,说还是按原先商定的办,委托叶副书记约谈。

于是相继离去。

十几分钟后蔡波进了叶家福的办公室。

“你老兄怎么没先打个电话?”蔡波说,“走了也不说一声。”

叶家福说他觉得有所不便。蔡区长躲在迎宾山庄里叫不出来,还如临大敌,自动门紧闭。这是在干什么呢?问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考核组住在里边。蔡区长是不是想把人家省里的考核组私有化了?

蔡波感叹,说还是叶家福超脱,轮上别个,三千里外就在打听考核组住什么地方?怎么才能混进去烤火?叶家福居然走到迎宾山庄大门,还不知道谁在里边。考核组接待安排是市里的事,他道林区哪里左右得了。考核好玩吗?那真是烤火。旁人只知道考核之后有官做,冬天的篝火烤起来很温暖。咱们自己才明白不好玩。那本他当区长的不用多操心,考核组爱住哪住哪,爱干吗干吗,不管出什么事,天塌下来先砸死人家丁书记,轮不到蔡区长。那想人家女人有福气,关键时刻一飞了之,出国考察去了,丢下他一个在此烤火,担惊受怕。

叶家福说难道已经烤焦了?蔡波说一切正常,非常稳定。

那天蔡波穿一件新夹克,黑色,做工精致,面料很好。他让叶家福看他的衣服,问叶家福感觉怎么样?叶家福说衣服不错。蔡波说这种夹克可以两用,平时能穿,上主席台也可以。如今正规场合都要求“着正装”,那就是西装,清一色全那东西也乏味,穿夹克反而突出,这里头加件衬衫,打条领带,跟正装也差不多。

叶家福说那件新夹克,黑色,做工精致,面料很好。他让叶家福看他的衣服,问叶家福感觉怎么样?叶家福说衣服不错。蔡波说这种夹克可以两用,平时能穿,上主席台也可以。如今正规场合都要求“着正装”,那就是西装,清一色全那东西也乏味,穿夹克反而突出,这里头加件衬衫,打条领带,跟正装也差不多。

“我管它叫‘伪正装’,”他笑道,“这挺好。”

叶家福说那边还在烤火,这边已经着手考虑怎么“着正装”,突出出来,登台亮相,连衣服都准备好了。

蔡波大笑,说行了,借老同学这句吉言。但愿事成。

他把夹克脱下来,挂在沙发边的衣架上。叶家福的外套也挂在那里。

“怎么样?有事快说。”蔡波说。

“唐美芳向你问好。”他问,“还记得她吧?”

蔡波发愣,说哪个?唐美芳?八培二班那个美芳?人家好像不姓唐。

叶家福说:“别扯远,不是那个。”

“那什么?省文明办那个什么什么芳?”

“不是不是。”

叶家福说想跟蔡区长提个建议,女同志应当关心,关心还宜有度,不好太深人。

蔡波发笑,说叶副书记的建议很好。他也经常这么教育全区干部。

“你那个江英最好换掉。”叶家福说,“跟你建议过几次了。”

蔡波说老叶怎么总跟一个小女子过不去?江英很火辣,关键时候能冲敢上,搞接待最合适,给领导的印象特别好。叶家福反感她什么?长得太好,还是工作太努力,场面上太太从容,酒桌上太太劝酒?

“蔡区长评价这么高。”叶家福说,“她是自己人?”

蔡波说什么叫自己人?不是自己家里的人,是自己看准了,信任的,指哪打哪,能够同甘共苦,披荆斩棘,甚至两肋插刀的人。如今当领导哪里可以没有自己人?

“她离婚了?”

蔡波说他有耳闻,与丈夫感情不和。女同志工作很投入,对丈夫、家庭可能照顾不够。很遗憾。这是私事,旁人不好管,领导也不宜过问。

“跟你没关系吗?”

这话说的有些过,蔡波立时不高兴了。

“老叶你搞什么鬼?”他问,“查我跟接待科长的男女关系?”

“今天我查江英,只查唐美芳。”

叶家福只让蔡波说明自己是否认识一个叫“唐美芳”的女子,与之有何关系。要求做一个书面说明,以便反馈上级信访调查稿件。

蔡波立刻把脸板了起来。

党校同学

◎ 杨尚青

“你还有理了?这不是乱来吗?你能控制住局面,不让儿子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王开明口气软下来:“其实,我事先也不知道她要来,再说了,人家要来开诊所,也不需要经过咱们同意是吧,那是人家的自由,人家花钱租房子,又不是咱花钱。”

“你少咱们咱们的,谁跟你咱们,你跟她才是咱们,真是蹬鼻子上脸,瞧你找的,这都是什么女人啊。说说吧,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要不,看哪天方便,我问问她能不能去别的地方开。”王开明现在只想敷衍陈西梨。

可是陈西梨不想敷衍过去,说:“你现在就给她打电话,马上,立刻。”

“我说陈西梨,你有点过分了吧,人家要开诊所,我凭什么干预啊?”

“不但是吧,反正摆在你面前的路现在只有两条,一是给她打电话,二是回去告诉儿子你要再婚了。”

王开明也来了气,说:“凭什么我这条路?我走第三条,既不打电话,也不跟儿子摊牌,你要摊牌你摊去。真是莫名其妙,你跟那些男人约会,我什么时候逼过你再婚?”

“谁逼你再婚了?你再不再婚跟我有什么关系?”

“总之我现在还不想跟儿子摊牌。要摊牌的时候我自然会摊。”

“奇怪了,得青梅竹马那么热乎,按说很不得结一百次婚了,怎么回事啊?”陈西梨又开始讽刺起来了。

王开明看了一眼陈西梨,说:“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谁要是结了一次婚还能痛快结第二次,那可真令人佩服。”

说完就把陈西梨摞在操场上,自己先回去了。

王开明躺在床上自问自答,反复推敲,正好李华来了短信,问他睡了没,在干什么,王开明就把这个问题抛给李华:“你说,咱们俩的关系算什么关系?”

李华反问:“你说呢?”然后又接着说:“这还用问?”

既然李华这么认定,王开明就提起诊所的事情:“到你到我们小区来开诊所,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李华回复很快,显然没经过大脑:“这还要商量啊?又不是结婚。”

“是啊,结婚一个人办不了,开

诊所一个人完全能办了,我是说,这样影响不太好,我儿子还不知道我们离婚的事呢。”

“哦,这有什么难的,咱俩偷偷到外面约会去,我保证不让别人看出咱俩的特殊关系。”

李华的没心没肺,让王开明早在不忍心再提别的要求。第二天一早,趁王子在卫生间里,王开明去厨房跟陈西梨小声商量:“人家李华一个女人,不容易,以前在桃花街干得好好的,街道这一扩建,诊所关了,找新地方找了好几个月了,好不容易有好咱咱小区,房租交了,装修也开始了,再说了,咱小区也不能没有诊所啊,大家有个头疼脑热的,多不方便,你说是不是,就别干预了吧?”

</